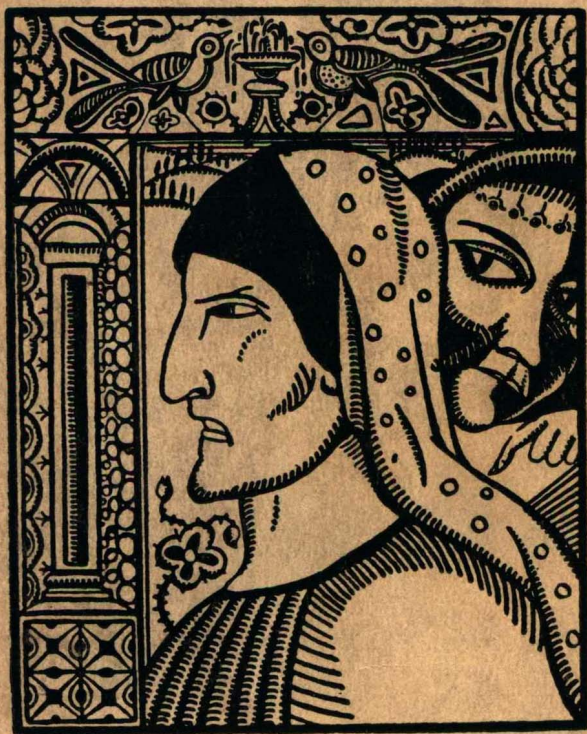


但丁·新生

DANTE ALIGHIERI

VITA NOVA



王獨清譯 • 光明書局刊

但丁·新生



王獨清譯

題 記

這在我自己也像是一件意外的事，在目前我底景況下卻把這本但丁底“新生”譯了出來。

記得有朋友在報上發表過一篇我的“素描”，說我有好幾年口上講要翻譯“新生”，但卻總不見動筆。其實這話是不十分合事實的。我動筆翻譯“新生”，遠在幾年以前，並且已經翻譯了有一大部分，只是沒有繼續完成。這原因是我底思想底改變，對於這項工作減少了興會，所以便竟擱置起來，一直到了現在。

我開始起翻譯這書的念頭，是在歐洲浪遊的期間。那時我正在沉迷着但丁的研究，總想把所謂“清新體”（Dolce stil nuovo）的詩風介紹到中國來。當時中國正是“五四運動”後新詩運動蓬勃的時代，促成我底念頭的大概這便是一個主因了。

然而畢竟爲了太過沉迷於但丁的研究了，所以後來翻譯時是非常的矜持，工作也進行得很慢。及至已經譯了有十分之八，卻又被自己擱置起來。所幸譯好的稿子幾年來還沒有紛失，現在得以有機會來整理和補譯，這結果便是現在的這個譯本。

儘管是這樣薄薄的一本書，但是牠在過去的文學史上卻是一種經典，一卷奇書，一個前驅。像這種古典作品，譯時自然有種種困難，不過，我算是盡了我能盡的努力了。我相信總不會使讀者有大失望的地方。

這書底本事，凡是治文學的人大概都是知道的。

不消說牠底內容和我們現代底思想感情距離得太遠了，但是，牠總是過去文學史上一個重要的文獻，我們儘可用牠去了解但丁時代底思想感情的。在這一點上，我以爲我底工作決不是浪費。

現在，我們眼前的社會是盡可能地向後跑着。我也遂把這隔了幾世紀的作品來送給讀者。但是我想，牠就是不能幫助讀者飛揚，也總比去讀一般喚回黑暗時代的時下人底作品要有些意義的罷？

能譯完這本書，完全由於朋友們底勸誘，其中以玖衡幫助我的地方最多，這是應該感謝的。

王獨清

三，四月，一九三四。

一

在先狼少有東西可看的我底回憶錄底這一章中，我要先標一個題目，叫作“新生開始。”（註一）在這個標題之下，都是寫着我曾經計劃了要彙集在這書中的一些言語。或者寫的並不怎樣完全，但是至少，總會表出些意思來。

二

在我降生後，“光的天空”（註二）在牠底座位上

迴轉了九次的當兒，第一次那位佔據我思想的淑女出現在我底眼前。她便是那位使我們不知道怎樣稱呼纔好的人，便是世人常叫的貝德麗采（註三）了。那時她來到這個世界上，已經是星空向東方運行了一度的十二分之一（註四）。就是說，她出現在我眼前時她底芳齡是剛纔開始了九歲，而我，我卻也恰是一樣，但是已經滿了九歲。那天她是穿着紅色的衣裳，合身而且動人。她底帶子和裹在她身上的別種裝飾都和她那嬌小的年紀配了個恰好。這個時候，我老實說，藏在心臟最深處的“生命之精靈”就起首狠強烈地顫抖了起來，就連狼弱的脈搏裏面也有了震動。並且，在顫抖中牠有這樣的聲音：“這是一個比我強的上帝，要來支配我了！”（註五）接着，住在一切感覺搬運着收獲的那個高處的“活力之精靈”（註六）起首感到了大大的驚異，並且，特殊向“目光之精靈”宣告着說：“我們底天福降臨了！”（註七）其次，還有住在掌

握我們營養那一部分的“自然之精靈”(註八)也在起首啜泣了起來，並且也說道：“苦哉！苦哉！從此我將再不能安靜了！”(註九)

從這時以後，“愛情”便來作了我靈魂底主人，我底靈魂，也便很快地和他締結了姻緣。就靠着我給了他的我底想像之力，他在君臨着我。我是也就服從了他一切的擺佈。他命令我常去瞻仰青春的天使，所以，我在幼年時期是不止一次想要去親她底芳澤。可是她舉動是那樣的高貴，那樣的優雅，使人只覺得真是詩人荷馬所說的“伊非人間豔，而爲神之伴！”(註十)這便是說，雖然她那使我追隨的情影使“愛情”支配着我，但是，卻因爲她有一個高尚的風範，在必要的時候決不使“愛情”誘我越出禮防。不過儘管這樣敘述年輕時的熱情和行動似乎是我在說着空話，還是在這兒先把這一類的話放下，讓我在下邊來說我記憶中的更重要的事。

三

時間一天一天地過去，距離上邊所說的那位最高貴的人物底出現已經是滿了九年。在那九年底最後一天，這迷人的淑女卻又降臨到我底眼前了。她這次御着雪白的服裝，走在兩位比她年紀稍大的女士中間。當她走過了一條街時，她把秋波轉向我站立的地方。我呢，卻是忸怩失措到萬分。這真是今日要在永世(註十一)來報答的：她，竟用她那難得的盛情，向我打着招呼，行了一禮。這對於我，可以說是一個天恩。我覺到我是觸到天恩底邊際了。這時，當我受她溫柔的敬禮的當兒，恰是這天底第九點鐘。她底話傳進我底兩耳，這算是第一次。我像是飲了醇醪似的心頭感到了無上的好受，就如同一個醉人一樣我便從人羣中跑出來了。

回到自己住處的孤寂的地方，我便來想念那位

賜我盛情的美人。在相思越是厲害的時刻，我卻被一個甜蜜的瞌睡所襲，於是，我眼前就來了一個奇異的幻景。好像房子裏面起了一層火雲。在這中間出現了一位面貌莊嚴的世尊。但是奇怪，他對我卻好像是露出了無上的喜悅。他說了許多我聽不懂的話，其中算是只有一句我還明白。那句話道：“我便是你底主人。”（註十二）我彷彿看見一個人睡在他底臂抱之中，那人赤裸的身體上只裹着一條深紅的被單。我細細地一看，原來就是先在白晝給我行禮的那位小姐。我又彷彿看見他底一隻手裏在握着一個正在燃燒着的東西，他說：“瞧瞧你這顆心。”（註十三）再過了一刻，我看見他把睡着的人叫了醒來，接着却命令她去吃他手中的那塊燃燒着的東西。（註十四）她呢，好像是非常害怕，但卻終於吞下去了。可是轉瞬之間，世尊底喜悅又一變而為悲哀。他一面流着眼淚，一面抱緊那位小姐，於是，便和她一同昇天而去。一個無比的苦惱

在侵着我，我底薄眠遂被攪斷，忽然我便醒了轉來。我即刻沉思着這件事情，我發現那幻景底出現是恰在入夜後的第四個時辰，這就是說，又正是夜間最後九點鐘開始的時刻。

在我沉思着的中間，我便想把這個奇遇傳佈出去，使時下的詩人們知道。我是已經懂得做詩的方法了，所以我便決計來做一首短詩獻給一切“愛情”底僕人。爲了要解釋我底夢境，我便把我假寐中的所見給人們寫了出來。那首短詩是這樣：

我來向準備吟咏的君子致敬，
致敬所有熱烈的靈魂和高尚的心情。
我爲的是能得到些垂顧的回應，
所以我底致敬，是當着名爲“愛情”的尊貴神明。

長夜是過了三分之一的時光，

繁星都正爲我們輝煌在，輝煌在天上。
‘愛情’的大神在這時便突然下降，
他來時氣象的莊嚴，真使我現在還不敢回想。

可是對我，他卻好像在表示着快樂，
他底手中是緊握着我底熱心一顆，
他底臂間是抱了個睡美人，在裹着輕羅。

我看見他輕輕地搖醒了那位美人，
他使她戰兢兢地吞下了我底熱心，
最後，我看見他是含着悲淚，離開了凡塵。

這首短詩可以分作兩部分來看。第一部分，我是在表示敬意，並且請求答和。第二部分從“長夜過了三分之一”起，算是說明我所以請求答和的原因。

答和這首短詩的人很多，但卻是各人有各人底

意見。其中有一位是我許多朋友中的最知己的一個，他答和我的短詩底開頭是：“我解釋你底所見，以爲是尊貴的人士……”(註十五)這位朋友成爲我底知己，可以說就是在這個時候。因爲，他的確知道了我便是那個要求他答和的本人。在現在看來，關於那個夢情的敘述自然是沒有一點做作，可是在當時，那卻是很難得到人相信的。

四

自從經過那次幻境以後，我底生機便開始失了作用。原因是，我底全身心都沉溺在想念那位美人的相思中去了。我就這樣忽然變得衰弱，消瘦，使得我底朋友們都用一種憂愁的神氣來看着我。並且還有許多人存了不堪問的心思，極力打算探出我在祕密着的隱事。我呢，因爲看出了他們那種不正當的猜疑，於是便借“愛情”底意志，那常以理性的勸導來指

引我的“愛情”底意志，去回答他們。我回答他們說是“愛情”在使我這樣的。我所以要說明是“愛情”，是因為我底臉上已經露出了‘愛情’附在我身上的那種顏色，怎樣也再不能夠掩飾的緣故。可是當到他們問道：‘到底是爲了那一位人兒，‘愛情’纔把你弄到這般的憔悴呢？’那我便看着他們只微微地一笑，一句話再也不說。

五

一天，適逢那位高貴的淑女坐在讚禮“光榮女王”的地方。(註十六)我坐的位置恰好可以望得見我這個天福。在我們坐的那一排上，有一個非常嬌豔的女郎坐在我們中間。那個女郎儘管在用一種詫異的神色看着我。原因是我不停地在向那兒丟着眼光，使得那女郎起了誤會，以爲我是在留意着她。這樣，我便受了那女郎不少的垂盼。當到我起身的時候，我聽見

我身後有人在說道：“瞧這個漢子是怎樣的在着了那個姑娘的迷呀！”跟着，人們便說出了她底名字，我懂得那便是指這一排上的那個坐在我和貝德麗采小姐中間的人。於是，我明白我底祕密今天終於不會被人窺破，我底心頭便輕鬆了起來。這立刻就使我想到去利用那個女郎，就是說，借她來掩蓋我底真象。我做得到好，竟然在不多的時候，大部分爲我忙的人都以爲是真的在探出我底祕密來了。謝謝那個女郎！我就那樣在她底掩護之下隱藏着我，竟然經過了長久的，長久的歲月！（註十七）爲了更要使人相信起見，我又做了一些讚美那女郎的詩歌，不過那卻都是些不重要的作品，除了其中有關於貝德麗采的而外，其餘的在這兒都可以不提。

六

在我所說的我在借那個女郎掩蓋我真正愛情的

期間，我曾想過要把貝德麗采這個芳名給顯揚一下，並且要用許多美人底名字陪襯牠，尤其是那個女郎底名字。我於是在都會中，在皇天使我底貝德麗采降生的都會中，搜羅了六十個最美的人物。我把她們底名字都用來寫入我做的一首“侍奉太歲”體裁的詩信(註十八)之中。但是那個作品，在這兒卻實在沒有錄出來的必要；並且，假定那內中沒有含着一樁可以稱作奇蹟的事件時，我簡直連說也不會說起的。所謂可以稱作奇蹟的事件，便是那首詩因為格調上的應用，恰恰把貝德麗采這個芳名放在了我那個金釵錄中的第九位(註十九)。

七

那個女郎，那個被我用來藏我底心願的女郎，竟然在一天離開上面所說的都會，到狠遠的地方去了。這使我覺得我是突然地失掉了我底一個狠好的庇護

者，我底苦惱簡直是到了從前所想像不到的程度。於是我便想我假使對於和她的別離沒有一點悲哀的表示時，那我一心一意掩蓋着的事體將會即刻暴露了出來。這個，便使我做了一首傷別的短詩。（註二〇）那首詩中間所有的句子，懂得內容的人一看便會明白，那都是和我底貝德麗采有着直接的關係的。所以，我現在把牠錄在這兒：

朋友，你們這樣在愛情的行程上前進，前進，
我請你們，我請你們暫時爲我來止步，留神，
你們且費心在這茫茫的人世去一一詢問，
可曾有誰底苦痛，能夠像我的，像我的深沉？
我請你們先來聽我底申訴，然後再下斷論，
看我是怎樣的成了個，與憂傷爲緣的苦人。

我知道自己是積德微小，不能和幸運合抱，